

能守住城市的“生命线” 也能守住内心的孤独 两个人 四道闸 江畔七个春秋

■见习记者 竹滢艳
记者 沈逸柔

一只乖巧的拉布拉多将记者“迎”进了外八工段排涝闸管理室的小院里,几株碧玉托盘似的荷叶不蔓不枝地立在水缸里。

旁边的一间屋子里,守闸人陈钊荣和沈国良正盯着监控录像,记录着钱塘江水位与内河的水位。开闸、关闸、巡逻、检查……像这样的工作和生活,他们已经在这里重复了六七年,柜子里十几本防汛调度记录、巡查记录和闸门运行记录,和碧波潮声一起成了他们在这工作生活的唯一见证。



沈国良、陈钊荣正在检查设备

选择坚守 重复的工作却不平凡

简陋的办公桌上,两台显示器格外显眼,一台实时监控着闸口附近和水闸控制室,一台显示着闸内外水位和设备运行情况。墙边的小方桌上还放着中午吃剩的饭菜。沈国良双手插袋站在桌前,拉布拉多趴在他的脚边。陈钊荣面对记者略显局促,不停地搓搓手,但热情地从桌子底下拿出几瓶可乐递给记者。

到了农历八月,钱塘江将迎来汹涌磅礴的望汛大潮,外八工段排涝闸管理室楼上的小屋就成了钱塘区观潮安保指挥中心,公安、城管都会来指挥中心值班,以保障观潮游客的安全排涝闸旁的堤坝也会进行交通管制。

“我们每场雨都能看潮,已经看腻了。”对于沈国良和陈钊荣来说,潮涨潮落只是开关水闸的标志。“涨潮的时候关闸,防止潮水倒灌;退潮的时候开闸排水,控

制内河水位。”沈国良介绍,外八工段排涝闸一共有四个闸门,守闸人需要根据闸内外水位决定开闸的孔数和高度。别看只有开闸、关闸两个简单的动作,正是这四道闸门在开合之间精细地调整着内河的水位,发挥着调水、防汛、排涝的重要作用。

守闸人的工作枯燥而又严格,每天都机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。上午8点、下午4点汇报闸内外水位;根据潮汛和总控制室通知运行闸门,记录排水量;每隔一个小时外出巡逻,检查水域安全、水工建筑安全,劝退行人……“虽然电脑上能够直接控制闸门的开关,但为了安全起见,我们都会到水闸控制室里操作。”沈国良解释,每次开闸前都会启动广播,提醒附近的船只离开。闸门启动需要两个人,一位在控制室里检查设备、操作闸门,另一位则需要在外

面检查水闸是否漏水以及闸口附近是否有人或船只。在水闸开启期间,陈钊荣和沈国良需要回到管理室里,时刻盯着电脑屏幕上不断变化的实时水文数据以及水闸附近的情况。这样的流程即便重复了千万次,他们也从不掉以轻心。

今年9月,台风“灿都”来袭。为了防止内河水位上涨,产生内涝,沈国良和陈钊荣9月10日就开始进行预排。7月台风“烟花”来袭时两人在值班室里待了6天,值班的日子里,即使是半夜俩人也得去开闸放水。当记者想进一步追问台风天工作的具体情况时,陈钊荣和沈国良只是低头笑笑。他们早已适应了这样的工作节奏,狂风潮涌在他们眼里已是稀松平常,不值一提。

“守闸人的使命,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。”沈国良对记者说。



沈国良、陈钊荣的防汛调度记录本、巡查记录本和闸门运行记录

远离喧嚣 寂寞的生活却不单调

“多多,握手!”沈国良向这只名叫“多多”的狗发号施令,小狗仿佛通人性一般抬起了它的前爪。“这只拉布拉多是老陈女儿抱来的。工作间隙,我们就训练训练它。”沈国良说着便揉了揉多多的脑袋,多多也亲昵地蹭着沈国良的手,这时另一只小黄狗也蹦蹦跳跳地到主人面前示好。“这两只小狗已经陪了我们五六年了,每天在这个院子里蹦来蹦去,捉老鼠、捉蛇,调皮着呢!”两只小狗好像听懂了主任在聊它们的“英雄往事”,忙不迭地站了起来,摇着尾巴,扭着身子,向主人撒娇。“还有一只‘黑猫警长’,今天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”说起这三只小动物时,沈国良和陈钊荣的脸上便多了几道喜悦的皱纹。

由于工作性质特殊,守闸人平时吃住都在管理室里,一天24小时待命,随时应对突发情况。尽管一个月有8天假期,但沈国良和陈钊荣一般只在家里有事时才回去。大多数时候,他们都待在这个远离村社的小院里。陪伴他们的,除了过路的巡河员,就只有二狗一猫和一院子的花花草草。

“这缸是用莲子种出来的,这缸是用莲藕种的。这几盆多肉也养了很长时间。”陈钊荣骄傲地向记者介绍着自己打理的花花草草,仿佛它们是自己精心哺育长大的孩子。“每天给它们浇浇水、剪剪枝,看着它们抽枝、开花,也算是一种生活乐趣。”饱满的多肉挤在墙角的花盆里,猫

儿狗儿在一旁嬉戏。这小小的院子自成一番天地,给简单的生活点缀了生机与活力。

除了料理花草动物,陈钊荣和沈国良也会利用闲暇时光阅读学习,管理室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水利、电工以及党史书籍。“不要小看守闸的工作,我们也经常进行培训,还要考证。”沈国良笑着说。守着水闸就是守着杭州城的“生命线”,不能出半点问题。因此,守闸人需要定期前往浙江水电学院进行培训,学习水利知识。此外,守闸人还要考取电工证,以应对紧急情况。“还有一些水闸站的工作人员会选择考取计算机证。”沈国良挠了挠脑袋,“我们两个还得继续学习。”



沈国良和宠物犬“多多”

延续精神 从滩涂走向世界

“我是在1990年走上这个岗位的,那时候骑车三十多公里来水闸站。”陈钊荣回忆起年轻时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样子,满是感慨。在许下凌云壮志的少年时代,陈钊荣为何会放弃喧嚣与张扬,选择陪伴一座沉寂的水闸?

原来,陈钊荣从小就在钱塘江边长大,看着长辈们挑围垦、筑堤坝,把滩涂一点一点变成可以生活、耕种的土地。“我们脚下踩着的这条堤坝就是人工‘挑’出来的。”陈钊荣回忆着过去的时光,面庞也变得愈加柔和。陈钊荣的父亲是围垦队伍里的高压电工,负责在滩涂里拉电线、装变压器。“那时候,滩涂里没有办法用车运电线、电杆,电工们只能肩扛手抬,肩上、手上都磨出了印痕。”堤坝建成后,陈钊荣的父亲就成为了十工段排涝闸的守闸人,日夜守护着从钱塘潮水里“抢来”的土地。

谈起父亲,陈钊荣总离不开“数一数

二”“优秀”等字眼,满是自豪与骄傲。但讲到自己,他总谦逊地说自己不够上进。“小时候,一放学就去水闸站,天天都待在那里。看着父亲工作也就熟悉了流程,所以也成了守闸人。”陈钊荣笑了起来。在他看来,一切只是命运使然。刚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,刚好自己对钱塘江的水性比较熟悉,刚好父亲干的也是这份工作。于是,在“刚好”的驱使下,陈钊荣一干就是30年。

30年时间,昔日的沧海变成了桑田,昔日的垦区发展成了城区,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,一条条马路宽敞整洁。陈钊荣也从老旧的排涝闸调任到了新建的排涝闸。在控制室里,一台台机器整齐地排列着。每个闸门都连接着两台机器,陈钊荣和沈国良每天都需要不定时来控制室检查。“以前台风天经常断电,我们只能靠人工拉闸门,

需要花上15分钟,有时候还没来得及关上,潮水就已经冲进来了。测量水位时,还得去江边看刻度。”陈钊荣感叹道,“现在机器装上了发电机,2分钟不到就能把闸门关上。而且,‘智慧水利’系统会自动测量水位,我们只要在电脑上看就行。”陈钊荣和沈国良都是钱塘变迁的见证者,他们在滩涂玩耍,在垦区成长,在城区奉献。如今,钱塘带着创造了“人类造地史奇迹”的昨日,拥抱着更加美好的明天。陈钊荣和沈国良的孩子也带着父辈的希冀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。

“这份工作,我肯定会坚持到我退休。”陈钊荣的一句话获得了沈国良赞同的点头。这不仅仅是一份承诺,更是对父辈围垦精神的延续。因为热爱脚下这片土地,所以选择守护在这里。只有守住了根基,才能让钱塘飞向世界。



沈国良、陈钊荣合影



陈钊荣在设备房巡查